

桃花魂

甘振雄（崇阳）

甲午岁尾，县上推定桃花为崇阳县花，刚柔相济，承千古一脉，合风物民情，是为佳事。

邑人爱桃花，可谓深远。山、坳、冲、坪、港、湾、庵、洞……名之桃花者比比皆是。更不用说，凡有村姑处，必见桃花红。一条横贯县境的隼水，人们世代相呼桃溪。

古之崇阳八景，首推桃源春霁。元邑内高士严士贞淹贯经史，旁通仙释，晚年云游，不知所终，却留下一辑《桃溪百咏》，邑人传诵。“咀夫吟咏之味，契夫模写之工，则于其邑之名宦人物，山川古迹，忠烈神明之祠，梵宇琳宫之富，草木鸟兽之异，不待求之图志，可由此而得之矣。”（《桃溪百咏》序·明杨冕）。

我不知道桃花与家乡的情缘有多深，当商代遗址中的桃核在河北藁城出土时，殷商

的铜鼓还幽幽藏在家乡的黄土中，我确信这是一方被桃花的精魄浸润久远的土地。

邑人任希夷曾在宋时感伤：我来欲访桃花洞，地老天荒无处寻，应是武陵源上路，落花遗恨到如今。鄂南的隼水和湘西的沅水之滨都有诸史记载的壶头峡、伏波庙。东汉伏波将军马援晚年南征五溪蛮夷，屯兵壶头，病死军中，当地设伏波庙祭祀这位“马革裹尸”的将军。将军征战处，就近晋后所谓的桃源境地。我无力探究历史的迷团，却总冥冥感应，家乡的山水与陶令笔下的胜境，似应大有关联，同一道幕阜山脉，陶令的踪迹离我的乡土更近。

文人墨客赏花，大多追求高雅，讲究格调，爱分三六九等。有什么花魁、花王、花后、花仙、花中君子……宋人曾端伯曾各题名目，列出花中十友，现时国人也热衷名花

评选排位，平民化的桃花自然远离其列。

我欣赏群芳争奇斗艳的绚烂，更懂桃李不言，下自成蹊的深刻。读读缀有桃花的诗文吧，你会平俗之中见大雅，朴质之中品真情。

“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，之子于归，宜其室家……”（诗经·国风·桃夭）。古人以桃比兴，把祝福儿女婚姻家庭和美、幸福、快乐的殷殷之情，吟咏淋漓尽致。

一阙“去年今日此门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红。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”（唐·崔护），洗练明快，曲尽人面桃花、两情相悦的美好，动乱中人去桃艳的伤感痛惜，桃花含笑亦含泪，美得令人心碎。

“西塞山前白鹭飞，桃花流水鳊鱼肥。”（唐·张志和）；“竹外桃花三两枝，春江水晚鸭先知。”（宋·苏轼）；“小桃西望那人家，出篱香梢几树花。”（宋·刘敞）；“桃花雨过碎红

飞，半逐溪流半逐泥。”（宋·刘次庄）……乡情乡趣，人间至美，尽显桃花的物象中。

桃花也有传奇。一幅千年图景：陶潜描绘的质朴自然、没有世网羁绊，男耕女织、童叟怡然自乐的桃花源，是以芳草鲜美，落英缤纷的夹岸桃林为铺垫；一部奇书《三国演义》，一段三杰结义、义胆忠肝的千古佳话，也是从花开正盛的庄后桃园的宴聚中开篇。一折孔尚任笔下风尘女子李香君用鲜血泪成的桃花扇，道尽朝代更替中人性的忠奸善恶，令人咏叹。

桃花象征着和美、热烈、情爱、乡愁、仁义、忠贞。

家乡正盛世，人在春光中。商鼓为标，楚风振翅，银杏树帜，桃花为魂，男女同治，杨蕊萋萋。才俊倾其心血，百姓不惜汗水，这般模样乡土，想不迷人都难。



乡村戏班子

沈敏苏（市直）

前不久，我回老家，路过一户人家的时候，发现了个戏班子，心里有一个声音冒出来：啊，他们还在唱！当我发现那个唱小生的居然就是小时候常见的那一个时，我非常惊讶。还有那唧唧呀呀的二胡声，太熟悉了。十多年了啊。他们还在。

那是出生在乡村的80后的集体记忆。那时电视还是稀有物，看戏也很奢侈。一般是有钱人家的老人做寿或者小孩满周岁，请戏班子来热闹几天。十里八乡谁家请了戏班子唱戏，消息立马不胫而走。

夏天农忙时节，白天累了一天，听说有戏看大家都眉开眼笑，早早地互相约好，“今晚有戏看，一起去看咧。”有戏看的日子，对于当时还是小孩子的我们，不啻于过年过节。

天刚刚擦黑，全村男女老少就搬着凳子，倾巢而出。买一包瓜子，或者一根甘蔗，磕磕嚼嚼，说说笑笑，一晚上的时间就打发过去了。有时候，戏台子搭得很远，无论如何也要去。

有一次，戏台子就搭在我家附近，小伙伴们都很开心。吃过饭就早早地在片场候着，有胆子大一点的，跑到戏台化妆间偷看，看到卸妆吃饭的演员，非常惊诧，还以为他们不用吃饭的哩。在片场之外的地方看到穿着戏服的演员，也引为异事。

正式开演的时候，看到待上场的演员侯在戏台两侧，一旁是鼓乐班子，偶有演员客串，随着锣鼓、二胡、唢呐声奏起，戏剧拉开帷幕。多演的是《陈世美与秦香莲》《女驸马》《包拯断案》之类忠孝节义的传统故事。那小生眉眼清俊，身段柔软；那青衣温柔端庄，眼波流转。二人唱到动情处，潸然泪下，清晰可见。闻者无不落泪，众人都把眼睛揉得红红的。那小生也扮奸角，另换一副装扮，换一种唱腔，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大恶人，这种时候，又引得大家恨得咬牙切齿。那时，戏里只有好人和坏人两种人。坏人一时得逞，好人终有好报。看戏的人也都嫉恶如仇，爱憎分明。都说人生如戏，戏如人生，真真假假，谁又能真正分清呢。

回到现实，正是傍晚开演前的时分，台下稀稀疏疏坐着几位老人，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。台上，那个男演员赤着膀子在跟另一个演员对戏。走步、指法、唱词、声调、情感，一丝不苟，那是独属于他的优雅。他也明显老了，脸上的脂粉涂得重，尚看不出来，但肚子上的肉松松垮垮却是明证。还唱小生，大约是没有接班人吧。

回到家里，我跟妹妹说起戏班子的事。妹妹玩着手机，轻描淡写地说，现在谁还看那个呀。

是啊！在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，唱戏班子已经满足不了大家的娱乐需求了。然而，他给了我们最美的回忆。

雾里看风

袁灿 摄

槐花巷，槐花开

刘纯铁（咸安）

初夏五月，槐花开了，槐花巷市井如常，要紧不慢的日子任花影扑门，任香风穿堂。老王家的配秤铤刀嚓嚓地剡出时光的斤两，洋铁铺的木锤敲打着日子的安祥，炸油粑的周妈挑着担子去中城街摆摊，我依然踩着校园的钟声走进课堂。

隔着一条南大街，槐花树排列行道两相，相牵裙裾相笑树冠，你与莘莘学子吟哦，我同引车卖浆之流浅唱。残存的古城墙横穿校园，北边是槐花树林，南边是槐树花廊。踏槐花，入槐馆，登上三十二级石阶，教学红楼被槐树花托举在文笔山上。山下一片槐花雪海如云如涌，花海雪浪中露出槐花巷的红瓦黑瓦，泥墙砖墙。槐花巷的市井在雪海下依旧庸常，我们在雪海下书声朗朗。

槐花初开，羽状复叶作了谦让。花瓣双披，花萼垂钟，像一只只比翼飞蝶，一串串一簇簇一树树的浩浩洋洋。初夏的雨啊满地铺雪，五月的风啊漫天弥香。音乐老师在城墙上开设课堂，纷飞落英跳动着我们的音

符，风儿携着清香和我们的歌声一起飘荡。落英和清香触动音乐老师的教学灵感，让马志同学唱一曲《送别》——长城外，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……卓平同学滋生妙想，用槐花做槐花茶汤。几个相好的同学立即响应，伸手可及地来采摘一堆槐花，晾晒在城墙的地砖上。

几棵洁身霜缟的百年古槐，立身于寻常百姓的槐花巷，不辨后门前门，不分正巷斜巷，满地铺白，清香游荡。周边的菜园有竹枝篱笆，有砖头隔断。张家的白苋紫茄，李家的豆苗缠架，周家的瓜蔓爬上青砖老墙，在香海雪浪中生长着平凡的希望。槐花巷的日子依旧是擦肩而过的时候，是闲言碎语的交谈，是迎面相遇的礼让。

星期天，相好的同学相约到槐花巷，让我初为操弄槐花茶的“厨娘”。槐花巷哟，洋溢着我们小聚会的沸沸扬扬。我们不在意形式的简陋而津津乐道，我们不在意古槐树的窃笑而信心满满。可是，是煮是泡？谁也没有茶道的秘方。泡一道淡绿的生清，再煮

一道生清的淡黄，用杯，用碗，怎地差一味如热情一般的浓酽品尝。卓平跑去买来两毛钱的白糖，再作七嘴八舌的调制，牛饮，豪饮，生爽生香，灌饱了我们幼稚的欢畅。

槐花巷，槐花开，日子像我们年少的生涩一样。巷陌寻常，陋室寻常，几多欢乐变成了乡愁，萦绕着咸宁古城的活色生香。



香城赋

凌宇（孝感）

丁酉初春，时值二月，欲别香城，念客居于此两载有余。有感于斯，为之彼赋。

香城久客，泉都雅居。名自《周易》，繁源楚区。绵延千年，横亘百禹。挽长江以连天堑，衣幕阜而引通途。摄赤壁以带陆水，临黄石而含翠湖。蜿蜒兮一径通幽，秀丽乎千山绕渠。南北锁钥，东西中枢。于是世人皆向，骚客俱趋。几闻其美，一览其殊。

若夫郁郁竹林，煌煌都会。楼矗云轻，鸟语声脆。摄日光于金菊，氤坤气于丹桂。老松挺腰，纤柳舞袂。褪落几秋，荣枯一岁。淦水生烟，烟笼钩月凌霄汉；潜山嵌碧，碧侵危楼引行人。丹曜常悬，竹风摇曳叠桂影；蓝天永见，麦浪泛波带月轮。鱼跃涟漪，袅袅乎倒柳近水榭；雾锁新城，绵绵兮高山远嚣尘。少焉，虫躁星少，月升雨淫。举头高吟，低眉浅斟。难收心驻，不觉露侵。客临十六潭，潭潭映月；风绿百千木，木木争春。帘缀萤火虫，夜夜夜星紫夜幕；叶盛珍珠，朝朝朝露送朝辰。巍巍乎笔峰塔，翳翳兮灶背岩。星光璀璨，烛火阑珊。山耸危寺，水环云岚。太乙朝圣，隐水登仙。民淳风朴，心远地偏。

嗟乎，地蕴天宝，温泉水乡星布；人映物华，才俊名士笋抽。晨曦普照；春水长流。德馨雨润，景美晴柔。才子翘楚，佳人掩羞。九宫地貌，千年遗秀引四海；羊楼砖茶，万里飘香输五洲。朝夕以享，寤寐何求？惟闻风雨，不知春秋。东风既借，火烧赤壁满江红；北伐初征，血染汀泗分桥野。紫气长临，素光轻泻。参差桑田，俨然屋舍。铜鼓传音，溯千年底蕴袭自周；名人躬隐，留几世名作永向阳。贫弱清廷，闹漕钟九；墨青古墓，遗恨闯王。暖暖人家，习习书香。妇和金曲，几诵华章。已而枝立倦鸟，地盛轻霜。草色一碧，灯光半墙。人来楼倾，月落影移。寂寂庭前落叶，皎皎空中凝脂。婣娟共对，静夜长思。遂作此赋，以记当时。

静静的陆水是一面镜子

程向阳（赤壁）

立春刚过
陆水河就忍不住了
抢在春天的前面
把湛蓝的天空，苍翠的远山，洁白的云朵
悉数收到她的怀中

两岸刚刚萌芽的芦笋
在明亮的河面
终于看清了自己楚楚动人的倒影
从远处驶来的渔船
并没有犁坏这平静的镜面
它只是从一幅画里驶来
拐了个弯，又驶进了另一幅画里

在河畔郊游的人们
笑声与阳光一起落满了河滩
手机和相机是他们的另一双眼睛
再远的美景也会收藏于心
我猜测，此时此刻
他们的内心一定是波光粼粼
不过，只要一阵微风吹过
每一个人的心底
都会成为一面碧玉的镜子

寻大幕山野樱花

程文敏（市直）

春来幕阜无他物，唯有野樱满山麓。花云缥缈收不尽，连兴可知病几许。悠见瓣飞怜咏絮，半坡兴出蓬莱骨。齿发蹉跎谋生拙，不若与君结草庐。

插田

吴长海（咸安）

暖暖春风四月天，犁耕水响正扬鞭。满村锣鼓秧歌乱，布谷声中好插田。

教科书

砌步者（咸安）

声音发颤，娘，您受苦了。

这孩子，娘养您二十好几，不见你嚎一声，今儿怎么啦？快吃饭。

王钊收住泪，娘的娘转一圈，有娘的孩子是个宝！听娘的，吃饭。

王钊的嘴嚼声听得娘眼里心里都是笑。娘一边笑着一边将镡里的菜装到碗里问，最近也不见你与娟子来往，是不是又得罪人家了？

娘，您就放一百二十四心吧，我得罪任何人，也不敢得罪您的未来儿媳妇。

那，就不见你带她来家里吃饭？

娘，我忙着呢，没时间请她来家吃饭。

又欺负娘，娘老了，什么事都不晓得，是吧？你这几个月忙得人毛也不见一根，我怕委屈了人家娟子，前些年拿了些鸡蛋去她家里坐坐，娟子的脸色很难看，像病了一般，你这家伙是不是做了对不起她的事？你若对不起娟子，看娘不剥了你的皮！

好好，老娘，您放心，王钊边说边去了厨房打水洗澡，看把您急的，我与娟子好着。

对话每每如此，娘拿王钊没办法。

两个月后的一天中午，几辆黑色小车开进了村部，直到晚上，小车才恋恋不舍地离去。第二天，靠山坳沸腾了，大家争相奔走：这下好了，靠山坳也终于被征收了。

原来，靠山坳地势是丘陵，适合搞旅游项目，建旅游别墅。村民听了兴高采烈，只王钊依旧一言不发，去林里忙乎他的事。

这一天，开发商代表在旅游局领导的陪同下来村里与村民洽谈合作意向，田地按亩补偿，树木按一亩多少棵树平均计算。村民们不同意，要按砍伐的树清点。但开发商则担心大家混水摸鱼，双方各持一词。王钊笑说，这事好办，大家将树砍了，按树苑清点不就得了。

大学生书没白读。大家都点头同意，说这是个办法。

两个月后，树苑数目清点出来了，大家很奇怪，补偿最多是村东头的菊花家。她老公前几年脑溢血走了，一个人拖着两个幼小孩子和一个患病的婆婆，生活很困难。

不过有一个怪象，菊花家林子里的树苑似乎没有根，像是被埋入土里的木桩，村民们看出了，但没有人点明。倒是王钊听到娘咕噜一句，你做的好事，明天去将娟子接过来吃饭，娘想她了。

后来，王钊常做噩梦。一个晚上，娘拿了两万多元递给他，说，这是卖树的钱，给人家开发商送去，做好事也不能走歪路。王钊愣怔了，娘咋知道菊花家那树苑是我做的假？

傻崽，瞒得了城里人哪瞒得过村里人。王钊结婚后，成立了一个工程队，质量和交期都很守信用，开发商都愿意与他合作。做了老板的王钊对人说，我娘是最好的教科书。